

文 | 《财经天下》周刊 韩玛西

编辑 | 冒诗阳

严监管下，挖矿仍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现在国内的矿工三分之一去海外了，三分之一处于观望态度，另外三分之一已经离开这个行业。”12月27日，一位矿机销售人士向《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这背后的形势是，今年5月以来，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目前，国内挖矿重镇四川、云南、新疆和内蒙等地的矿场早已纷纷关停，绝大部分的矿场、矿机制造商和矿池，其中有一定规模和运营能力的已经迁移到海外继续运营，而剩下一些经营能力差的小矿场和矿池只能关停。

然而，强监管下，曾经的矿工们仍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财经天下》周刊了解到，国内的虚拟货币挖矿行业从一开始的支离破碎，现在已经大规模出走北美和中亚等地区，继续运营。

国内某矿场主王东项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国内的监管政策对老矿工来说影响不是太大，刚开始心态会受到影响，但现在矿工已经分布到全球了。国内的矿机交易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发货。

“矿机制造厂商也不在国内生产了，都全部迁移到海外了。”上述矿机销售人员介绍说，迁移到海外的矿机不受影响，目前各方面运营都正常进行。他认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还会经历一轮调整，届时比特币价格可能还会创新高，所以BTC挖矿仍然有利可图。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矿场主希望尽快将矿机转移到海外，继续挖矿。

市场数据显示，2021年比特币价格在3万-6.7万美元之间震荡，年均价达到了47000美元左右。去年2月10日，比特币跌破1万美元，短时间内最低下探到5000美元附近，之后几个月开始波动上升，到今年年初已经突破了5万美元。

5月份，国内监管政策出台后，比特币从60000美元/枚跌至35000美元/枚。11月10日，比特币再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6.9万美元/枚。从2014年的不足4000美元到现在最高接近7万美元，

比特币市值飙升，今年总市值排名曾一度超过Facebook、腾讯、阿里巴巴以及特斯拉等公司。

而部分人被虚拟货币短时间内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所迷惑，由此成为一些公司收割的“韭菜”，埋下诸多隐患。

近期，星际某某挖矿公司就以打着FIL云算力挖矿服务为由，号称“年投资回报率300%，本金不受损”，通过在线下拉人头的方式，进行违法挖矿和非法集资。律师肖飒认为，这种行为可能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集资诈骗罪。

然而，该公司包装的暴富神话却漏洞百出，很快便遭到了用户投诉。一些星际某某的用户向媒体表示，之前在该平台买了FIL算力，一切正常，可是最近半年只能提现总产币数量的10%，其余的无法提现，公司给的说法是做投资赔钱了，没有那么多币去兑付给矿工了。

对此，肖飒介绍说，在币圈或矿圈业务里，经常存在夸大的、“骗取财物”的宣传方式。一旦符合法定条件，FIL挖矿的经营矿场行为就有异化为犯罪的风险。同时，如果星际某某的资金盘的操作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达到数额较大的情形，则构成非法集资罪。

有业内人士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在挖矿行业中，披着“区块链”外衣挖矿炒币的网络传销组织并不少见。虽然上述公司涉嫌的纠纷还有待法院裁定，但相似案件，曾被认定为“传销”。

2019年9月，盐城公安就破获了一个500亿元的区块链骗局。案件中，陈某、丁某

、彭某等人架设搭建“PlusToken”平台，发展会员200余万人，平台吸收会员比特币、以太坊币等数字货币948万余个，按当时市场行情计算，折合人民币总值500多亿元。

最终在2020年11月26日，据最高法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裁定书，被告人陈波、丁赞清、彭一轩等14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别处罚金。因涉及人数多、金额大，此案件被称为“币圈第一大案”。

这类骗局在币圈几乎是数不胜数，今年以来，光媒体公开报道的区块链资金骗局就多达15起，其中不乏IPFS、chia和Swarm bzz这种知名挖矿项目。上述三个都是今年非常火爆的挖矿项目，但毫无例外，都爆雷了。

Swarm bzz挖矿一开始就被誉为“天王级”项目，但它并非是国外区块链项目，甚至与Swarm都没多大关系，是由国内某个知名大佬联合多个算力矿场，设计的资金盘玩法，在收割完流量和散户的资金后，幕后最大黑手——匠星科技已经关网跑路。

究其本质不难发现，不论是星际某某还是Swarm，它们的套路如出一辙，都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噱头、提供虚拟货币的高额返利”来吸引不明真相的用户参与。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类骗局的关键就在于“门槛低、回报高”，比如星际某某提供的云挖矿，用户无需自己购买矿机，只需要存币抵押即可，简单粗暴的致富宣传方式，让大量想要一夜暴富的圈外普通人成为被收割的对象。

不只是上述公司，本月15日，一起“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案将虚拟货币挖矿再次推向了舆论高潮。北京朝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法院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支付巨额比特币收益的诉讼请求。

在该案件中，法院认为：丰复久信公司及中研智创公司在明知“挖矿”及比特币交易存在风险，且相关部门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仍签订代为“挖矿”

协议，此协议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因此产生的相关财产权益亦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这是首例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案。案件宣判后，朝阳法院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送司法建议，反馈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线索，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

国内的挖矿造富神话已无法复制

“骗局”背后，外界所“垂涎”挖矿的收益，已很难在国内实现。

事实上，在今年4月份监管政策还没落地前，全球比特币挖矿网络中，中国矿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剑桥大学新兴金融中心（CCAF）去年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矿工的挖矿算力占到全球总挖矿算力的71%。清退政策之后，也就是6-7月，国内比特币全网算力全球占比近乎为零。目前，随着国内的矿工们大量向海外转移挖矿设备，中国的挖矿算力已经被北美替代。

换言之，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挖矿地区。剑桥比特币电力消费指数（CBECI）显示，美国比特币算力占全球总算力的第一位，占35.4%，后二三名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占18.1%和11.23%。

10月11日，全球最大的矿机厂商比特大陆发文称，旗下蚂蚁矿机将停止向中国大陆地区发货。本次发货政策调整不影响比特大陆海外市场客户。针对已采购远期产品的大陆地区客户，比特大陆表示将与其联系，提供替代方案。

除了矿机制造商和矿工，在这场监管浪潮中，矿池和交易所也难以幸免。星火矿池发布公告，称“为配合中国最新的行业监管政策，星火矿池决定不再对中国大陆境内用户提供矿池服务。”星火矿池是目前最大的以太坊矿池，主要服务于以太坊矿工。数据显示，星火矿池目前全网算力份额占比达22.7%，排名全网第一。

另一家中国最早的比特币矿池鱼池，其接入矿机数量超过100万台，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用户，在监管政策出来后宣布，该矿池不再对中国用户提供服务，如果检测用户来自中国，将可能冻结或终止其账户。

从交易层面来看，国内的大型交易所也在大规模清退国内用户。本月31号，国内三大交易所之一的火币将关闭人民币的OTC业务，彻底退出中国市场。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火币的用户量已经达到了1500万，其中国内用户占比较高，本轮清退规模至少达到百万量级。事实上，被清退的不止是火币一家，剩余的几家交易所币安、抹茶MEXC、Bitget、KuCoin、Poloniex等也正在退清中。

监管的巨浪几乎波及到了虚拟货币挖矿的全产业链，作为产业链中游的加密金融服务机构也停止了中国地区的金融服务。“政策一出来我们就察觉到风向了，当时就开始着手关闭中国地区的业务，现在全力主攻海外的加密金融业务。”某加密金融服务商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王东项认为，这次的强监管政策比较彻底，未来对虚拟货币和挖矿的高压打击会是一个常态化的形势。

“打击”仍是主基调，挖矿业等不到下半场

12月3日，在悉尼举行的Sohn Hearts & Minds投资会议上，查理·芒格说，“我认为中国人做了正确的决定，那就是禁止它们，而我的国家做了错误决定。”芒格口中说的“正确的决定”指的就是国内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高压打击态势。

今年6月份，一份《关于清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通知》文件出现多个微信群中，随后就发生了业内称之为“中国史上最大矿难”事件，这是继内蒙、新疆、青海和云南等地后，中国最大的虚拟货币挖矿重镇——四川最终“沦陷”。

一位矿工在微博上感慨：“四川800万负荷，今天0点，集体关闭”。

事实上，挖矿是一个十分高耗能的产业。截至2021年5月10日，全球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大约是149.37太瓦时（1太瓦时为10亿度电），这一数字已经超过马来西亚、乌克兰、瑞典的耗电量。以今年4月底内蒙古自治区停清退的35家挖矿企业为例，经初步统计，这些挖矿企业可年节电52亿度，折合超160万吨标准煤。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挖矿项目今年被全面叫停，与碳中和目标有关。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一环保目标，挖矿这种高能耗的产业自然首先被砍掉。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蔡凯龙在采访时谈到，今年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毁灭性打击，碳中和是其中的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官方借此重申对比特币挖矿以及交易的表态，即国内官方从未认可过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

。

为了防止虚拟货币挖矿“死灰复燃”，9月24日，监管部门再次重拳出击，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出台了《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提出加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产业链监管。同日，人民银行等十部门也出台新规整治“虚拟货币炒作”，明确了虚拟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银行监管越来越严了，交易所清退中国大陆用户后，使用国内的银行卡交易虚拟货币都被冻结了。”一位熟悉行业的人士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不仅如此，监管部门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重新将虚拟币“挖矿”列入淘汰目录。业内人士称，将虚拟币挖矿项目列入淘汰类产业，一旦真正纳入负面清单，挖矿这种行业想要地方政府来立项落地基本就不存在，并且虚拟币挖矿将面临更大的清理力度。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星际某某这种涉嫌领导传销、组织诈骗，还是法院宣判的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其实都在明确传达一个信息：在中国，虚拟货币挖矿没有下半场。这在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

在全面关停地方挖矿产业后，监管部门对党政机关私自开展虚拟货币挖矿行为也加大了查处力度。11月，发改委强调，要严查严处国有单位机房涉及的挖矿活动。

12月21日，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委员、管委会原副主任骆顺泉，因“引进、支持并直接参与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以权谋私，与挖矿企业沆瀣一气，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组织审查”，而被江西省纪委监委官方通报处分。

这并不是官方通报的首例“从事虚拟货币挖矿”而被处分的官员。今年5月，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毅通报被查，在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中，提到肖毅“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问题。

这是肖毅落马的直接导火索，他在主政抚州时引进了抚州市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并伙同该公司的老板福建客商林庆星，搭建了抚州创世纪超算中心用来虚拟货币挖矿。资料显示，林庆星本人很早就进入币圈，外界传言他拥有超过10万枚比特币。在肖毅被查的同月，林庆星也被留置。

目前，公司数亿元资金被冻结，相关项目停工。抚州市高新区管委会也已派出工作组进驻公司，多家供应商也因资金问题走上了法律程序。

从地方业务的关停到政府官员高层查处，国内在虚拟货币挖矿上的政策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模棱两可，国内虚拟货币挖矿行业或将永远结束在2021年这个冬天。

（文中王项东为化名）

本文由《财经天下》周刊旗下账号AI财经社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